南齊書

十



列傳第十六　　南齊書[illegible]

高祖十二王　　臣蕭子顯撰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曅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熈王銶袁脩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

王銑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爲寧朔將軍鎭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並不拜仍爲假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

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
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封昳及弟晃曅暠鏘
鑠鑑並爲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戶末及定土宇
而太祖踐阼以昳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
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封
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
嶷既留鎭陜西昳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
故國家初創昳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

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
未之有也出爲都督荊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
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
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號征西
永興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油絡車
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
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
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

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祕書監領後軍將軍
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
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
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
二子子游州陵矦解褐貟外郎太子洗馬歷琅
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
藝梁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
禁錮子晉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

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秘書郎邵陵王反不拜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爗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踐祚晃欲用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䦨隊使晃御馬

軍上聞之又不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晃屬世祖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私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

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
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誡世祖
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
深戒之故世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
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加晃鎮
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
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驃車騎將軍侍中如故
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即本號贈開府儀同三

司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櫱

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

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

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我家任

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曅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

太祖在淮陰以罪誅故曅見愛初除冠軍將軍

轉征虜將軍曅剛穎儁出工弈棊與諸王共作

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

諸見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爲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曅講五經世祖即位進號左將軍入爲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爲中書令遷祠部尚書常侍並如故曅無寵於世祖未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曅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

憶武陵上乃呼之暈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
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
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救
暈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於御
席上舉酒勸暈暈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
回面不答久之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
暈方出外鎮求暈宅給諸皇子暈曰先帝賜臣
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
宅易州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暈得失於

是歲還爲左民尚書俄轉前將軍太常卿累不
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暈獨後來上已還便
殿聞暈至引見問之暈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
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
例者不得復爲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
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暈衣單薦襦
於暈暈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
暈暈留儉設食柈中菘菜鮑魚而已又名後堂
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爲丹陽尹常侍將軍

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孫未立衆論喧疑譁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既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薨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劒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爲使持

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
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爲左衞將
軍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遷祠
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南徐州刺史九
年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鎬性清和
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
祖即位以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
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爲左衛將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復十一年爲領軍常侍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遊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

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雅
容得物情爲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
王問訊獨留鏘謂之曰公聞諱於法身何如鏘
曰臣諱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
少朝廷之幹唯諱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
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諱公既不同
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廷
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 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

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屐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閒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

日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蕃始省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十年遷太常常

侍如故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世祖臨視賜
床帳衾褥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
扶侍二人海陵立轉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
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鑠
不自安至東府詣高宗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
慇懃流連不能已而貌有慙色此必欲殺我三
更中兵至見害時年二十五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太祖第十子也初封廣興
王後國隨郡改名永明二年世祖始以鑑爲持

節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前將軍益州刺史廣漢
什邡民段祖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
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
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
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
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八
年進號安西將軍明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
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

賜壽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城subsequent駕與後宫幸第樂飲其日

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爲之詔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二子永明五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爲徐州刺史鬱林即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鋒好琴

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鏘遺書誚責左右不爲
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鏘使兼祠官於太
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鏘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
勤鏘以手擊郤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
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
爲散騎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爲左民尚書
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爲持節都
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銳

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年害諸王遣裴
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鋭防閤周伯玉勸鋭拒
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鋭見害年十九伯玉
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
將軍永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爲持節都
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
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馬桓温女塚得金蠶銀
繭及珪璧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延興元年

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銶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
年除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郢司二
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
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
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還中書令高宗誅
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未加害建武元年轉爲
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佐建武之世高武子

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平行直視
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
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
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
在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
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
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
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再
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冏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旣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藩輔皇王託體同㝠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推擬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筭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踈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踈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

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十二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汪才力

恭簡恬和鄱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敕

列傳第十六　南齊書三十五

[illegible]

列傳第十七　南齊書三十六

臣蕭子顯撰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内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

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
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爲建安王司徒參
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
考格五問竝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
與第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
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
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
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
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詔從宰議遷司徒主

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
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
直常侍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
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
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既誅太祖以
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
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
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
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

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咺之揔明學士劉融何法冏何曇秀十人竝作超宗辭獨見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

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
誚稍布朝野世祖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
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
女為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
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
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
丞袁彖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
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疎黜
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閒台賢每窮

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
不敬不諱罕與爲二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
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
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
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
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
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
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
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

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行檢長習民慝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慠之釁累朝黜觸刻容掃轍久理世表屬聖明廣愛忍禍舒慈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遘扇非端空生怨懟恣貲毒於京輔之門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彖

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逡之奏曰臣聞行父
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
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
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偃啓彈征
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昬動率心險放
悖議爽眞貫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
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
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寔彖之由尋超宗植性

險戾稟行凶詖犲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
圖反噬罰未塞僭譬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
姦邪疑間勲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
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
品第不簡而豐𡨴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
諐況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
止黃案沈浮牙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
替彖才識疎淺質幹無聞憑戚昇榮因慈荷任
不能克己厲情少酬恩奬撓法容非用申私惠

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
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
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傜雖承禀有
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
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傜奏彈之始
臣等並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
謬之愆伏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
誅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
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

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内史虞悰曰
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
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
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
先於獄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
斆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
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閤祭酒
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

陵王曅所遇除正員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
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
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
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
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
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
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
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
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

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温故

才以偶時爲砌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
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
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
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
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
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
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
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歜投身不主廟堂

之筭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
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
風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
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
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
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
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
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
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握神閑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啓上者上令御史

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夐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

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内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悛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諠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不見

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
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㦖卿若能改革
當令卿得還獄鞫祥辭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
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
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
十餘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
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渥彌
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朝
半問訊時奉天睴因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

望敢生譏議因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
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
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
蟻賜參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因
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睠議自餘
令王未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
書令有疑則啓因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
疑事衞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因自斷
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

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因輕議秉輿爲向誰道
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髣髴空見羅
誘因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
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
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祥曾
祖穆之正亂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
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脩削爵後爲羽林監九
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
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

材以泥洹舉送葬劉墓爲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旣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己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贊曰超宗藴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濆

列傳第十七　　南齊書三十六

列傳第十八　南齊書三十七

臣蕭　撰

到撝
劉悛
虞悰
胡諧之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彦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撝襲爵建昌公起家爲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

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爲功臣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攜貲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文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攜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攜罪付廷尉將殺之攜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

弟貢撝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除撝
爲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從劉韞輔國王景文鎮
南參軍並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
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貢表
讓封還撝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
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
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
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
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滅明

日而遁死問至撝遑懼詣太祖謝即板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黃門郎解職世祖即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

復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
城郡撝問訊不修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
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
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
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貢
初爲衛尉主簿奉車都尉升明初爲中書郎太
祖驃騎諮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貢弟坦解
褐本州西曹升明二年亦爲太祖驃騎參軍歷
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

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　出爲
晉安内史還又爲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
元王分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穎之汝南新
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
悛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
馬都尉轉宗慤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
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累
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

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
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
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内
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
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郡南江古堤久
廢不緝悛脩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弃役奔
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
同爨表其門閭悛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
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荆州

僮出謁至是又出謁悛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悛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頃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徹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

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悛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悛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盆城上表西討求悛自代世祖旣不行悛除黃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熈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矦世祖自尋陽還

遇悛於舟渚間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脩父友之敬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矦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謂悟廢太祖集議中華門見悛謂之曰君昨直耶悛答曰僕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

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進不遠
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
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世祖在東宮專幸悛坊
閣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祖即位改領前軍將
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兗州以
悛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都督
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悛父勔討殷
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悛步
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

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虜以爲義陽太守悛設討購誘之虜　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悛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悛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

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遷冠軍將軍
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兖州緣淮諸軍事
從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
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
西悛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
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
請孔覬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
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

一也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
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
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
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
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
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
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
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
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

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
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禄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
盜鑄新錢者皆効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
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
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
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
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
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
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

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
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
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
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
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
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
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
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
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

之嚴道地靑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
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
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
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
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
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
故悛旣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
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
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

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
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
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
悛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啓別居終身不
復見之海陵王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
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
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悛以本官假節出鎮
漅湖遷散騎常侍右衞將軍虜寇既盛悛又以
本官出屯新亭悛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

王鏘納悛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悛
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
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明帝崩東
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
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
謚曰敬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
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
都亡悰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

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悰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悰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悰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

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跡所載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內驅打人爲有司所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今卿復祖業轉侍中 朝廷咸驚其美拜遷

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䊪悰獻
䊪及雜肴數十轝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
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
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
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
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
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
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
理邪延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

位帝使尚書令王晏賫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
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勠力寧假
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
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
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蜀屬與
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
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
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療餘辰詔
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

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疏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袁失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袁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袁以不豫事得全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局見稱從邵陵王南中

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別駕
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議世祖
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爲江州復以諧之
爲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
之心腹出爲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
内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爲給事
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
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
年遷散騎常侍六子右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

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謨之亡諧之上表曰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諶之復早殞没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

同極餍何圖一旦奄見弃放吉凶分違不獲臨
奉乞解所識詔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八年
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
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
事如故復爲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諧之有
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
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
衛尉明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
曰肅

史臣曰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箇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遠度
劉實朝交胡乃蕃故頃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步

列傳第十九　　南齊書三十八

臣蕭子顯撰

蕭景先

蕭赤斧　子穎胄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觧褐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爲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

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邛縣令員外郎與世祖款暱世祖爲廣興郡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爲鎮西長史以景先爲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盆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

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
上諱出爲持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
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泗增司部邊戍
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
驃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朗二
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
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頞跋屯汝南洛州刺
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
又遣寧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

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爲聲援虜退進
號輔國將軍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
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
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
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世祖即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
軍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
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
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

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
遭母喪詔起起爲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楊
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
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
州刺史張瓌啓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
毒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揔率
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
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
遇疾遺言曰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

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
懃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
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忠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
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
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
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
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宫私馬有二十餘
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四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
牛一頭奉東宫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

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
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
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聞
其貧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乞足三處田
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婢充
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
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卒時年五十
上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昱先奄至喪逝悲懷
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

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少長義兼勳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外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子毅以勳戚子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爲撫軍司馬遷北中郎司馬虜勳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爲高宗所疑忌王晏

事敗并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毅入與母別出便殺之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隷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勳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楊

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
錢唐令還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
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
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鎭東境還
黄門郎淮陵太守從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宫
上令赤斧輔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
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
故遷長兼侍中祖毋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
蠻校尉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

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太祖謂

赤斧曰潁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潁胄好文義弟潁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潁胄詩合旨上謂潁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内史遷中書郎上以潁胄勳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以潁

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兾
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兾二州刺史不行除黃
門郎領四廂直遷衞尉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
爲同異乃引穎胄穎功建武二年進爵矦增邑
爲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乗白瑜牛上慕儉欲
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
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旣
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
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左此器也帝

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頴胄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衞尉出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頴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頴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和帝爲荆州以頴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東昏矦誅戮群公委任厮小

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
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
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
之官就潁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
兵慮潁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
山陽西上并襲荊雍書與潁胄或勸同義舉潁
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爲南州謂人曰朝廷以
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
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齎書

與顗冑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顗冑以
荆州同義舉顗冑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
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
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
十人詣顗冑顗冑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
平太守劉㶷舉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
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
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
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

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荊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虛心委己衆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

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
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
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
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無恒
剥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
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
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
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
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蠻林昏迷

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葳蕤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廼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侃言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慼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葅醢之戮江僕射蕭劉

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
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並勳彰中興
功比申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
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
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
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
命驪土崩之民為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
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勳濟宗祏業
拯其蒼垠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

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心可亮
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鴆毒蕭令自以親惟族
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
見疎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
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
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
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
婬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闤肆之間宵遊街
陌之上提挈群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

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絶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九族内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邺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菜之徵著於弱年當壁之祥兆乎綺

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揔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翽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夬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

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
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
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
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
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
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
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
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
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

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
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
劒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
地為之喬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
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
動荊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
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勲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
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
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

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

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
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
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剋巴陵仍向湘川遣
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曰
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
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藉以義心一
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無
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
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

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頴胄領左長史進號鎭
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即
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並勸進
頴胄使别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
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宫置尚
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
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
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
殿中興元年三月頴胄爲侍中尚書令假節都

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子璝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

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
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
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内驚恐疑有同
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穎胄弟穎孚在
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
聚兵二千人襲郡内史謝篡奔豫章穎孚靈祐
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
道援之僧簡進尅安成仍以為輔國將軍安成
内史拜穎孚為冠軍將軍廬陵内史合二郡

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盆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穎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篡篡復敗走豫章劉希祖

亦以郡降湘東内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
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鎭軍主周敷爲長史率
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
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
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
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
璝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
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冑恐馳告梁
王曰劉孝慶爲蕭璝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

本梁王曰公則今泝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瓚
督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荆州少時持
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顗
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
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瓚時梁王已平郢江
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
酒噉白肉鱠至三升旣聞蕭瓚等兵相持不決
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
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巳臣雖庸

薄忝籍葭莩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
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
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
不服令四海乖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
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
恨永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
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
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
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諱元勳上德光贊天

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
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
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劒三十人轀輬車
黃屋左纛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
報穎胄凶問祕不發喪及城平識者關之知天
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
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
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
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

膺天攺於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
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令上車駕
臨哭諸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葬
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
事可悉給謚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竝以戚族而
爲將相夫股肱爲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
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
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哀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𦐇䘵義漢陰

列傳第十九　　南齊書三十八

[illegible]而春言付大[illegible]大[illegible]

列傳第二十　南齊書三十九

臣蕭　子顯　撰

劉瓛 弟璡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引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

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
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
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
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
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
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
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袁粲誅瓛微服
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
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

下誡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
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
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
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
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
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
即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
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
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

丞耳上又以瓛兼揔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
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曅爲會稽
太守上欲令瓛爲曅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
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
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敎使恭召會當停
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
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
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
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

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
目脩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襤縷或復賜以
衣裳表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
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
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
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餘令上文長者來瞻
前良在己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
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
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

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
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
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
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
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
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
既於闡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
温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並不拜獻

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
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
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仕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
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
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
皆賀瓛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
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
從瓛學者彭城劉繪從陽范縝將廚於瓛宅營

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為瓛娶王氏女王氏椓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

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
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
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
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歷安西記室尚書左
丞瓛弟璡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為明
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
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為武陵王
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
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

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
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掾行
佐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牀著衣立
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壽署
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
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
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衞軍府行佐太宰

叅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叅軍宋泰始初
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
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
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
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
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
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
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
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衮

晃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絶羣后宜遵
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
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
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
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
坐家奴客爲刼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
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
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逺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
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

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
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
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
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
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爲左丞
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
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
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
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

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愆言而責帥之効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秘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秘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

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
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謐彈王僧朗王雲
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謐彈在
今龕𢀶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
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之謬奉
國憲今遐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
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
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
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詔

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
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
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
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
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兖州刺史鄭從
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
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
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
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矁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

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

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

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謢閽膚見貽撓後昆

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

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明年轉

給事中秘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秘書監領國

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軍鎮北鎮軍

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

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

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㫖令
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
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
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
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
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
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
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
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

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雋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安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閒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竝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别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

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
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
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
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
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頗益
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
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
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
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

書相類寀立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傳聞多

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
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
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
戚自商略澄侍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
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
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
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
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
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

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
七八升以問澄澄曰北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
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
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
卒年七十諡靖子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
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
廚世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
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
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

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暐誣爲賣券澄爲中丞
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
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況搢
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
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
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
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
悅用爲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

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
人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
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
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
賈先行康成主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
褎成竝軌故老以爲前脩後生未之敢異而王
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
戚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
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

章閒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敎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昊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敎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

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畢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專越關西璡居闇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悉輿窮稽

徐令上文 疑

列傳第二十　南齊書三十九